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应用问题 和改善策略研究

陶沁园

南京师范大学, 江苏 南京 210000

摘要: 本研究旨在通过文献梳理与现状分析的研究方法, 总结“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在小学阶段教育实践过程中暴露的问题, 并提出改进策略。“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在改善应试教育倾向、提升学生价值追求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也暴露出效果欠佳、落实流于表面、教师评价措施滞后、学生参与度低及自我评价能力不足等问题。针对以上问题, 本研究提出以下有针对性的改进策略: 继续落实“双减”政策、合理运用“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借鉴国外改革经验、明确教育评价细则、促进家校合作、提高学生参与度, 完善现有教学评价体系。

关键词: “成绩马赛克”; “唯分数”; 教育评价方式

中图分类号: G632 **文献标识码:** A **DOI:**10.70267/jyyjx.250104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1.1 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的政策需要

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是小学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 我国发布了很多相对应的教育政策和法规, 从理论层面上对教育评价的措施、价值取向和预期效果提出了展望。现行的“双减”政策也体现了人们对于义务教育发展的关注点回归到提高教育质量、推进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性发展上,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相比于“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更加关注小学生身心发展的过程, 符合教育评价方式改革和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需求。

1.1.2 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的现实观察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由来已久, 最早可以追溯到古代科举制, 但它在投入小学教育实践中不仅使得义务教育活动因偏离原目的而失去意义, 而且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不利于小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和小学生内在学习动机的形成。相比之下,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采用的是不公布考试具体分数教育评价措施, 符合教育评价改革的现实需要, 它的实施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遇到了来自外部和内部的双重阻力, 存在很多值得探究和改进的地方。

1.2 研究综述

1.2.1 国内教育评价方式研究综述

国内教育评价方式相关研究成果以我国教育改革进程为主要线索进行系统地整理和分析, 主要包括改革

政策、“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三部分。

1.2.1.1 小学教育评价方式改革政策的研究综述

教育评价方式改革相关政策应运而生, 主要是在政策理论层面上对评价措施、价值取向和预期效果提出展望, 旨在推动小学教育评价方式的变革。

2018年,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我们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 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问题。^[1]

2020年6月30日,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2]要求我们必须根据教育发展规律, 因势而谋, 因时而变, 根据不同的教育主体、学段和类型, 不断优化结果评价, 加强过程评价, 积极探索增值评价, 完善综合评价, 坚决消除追求高分、唯升学、唯文凭、唯论文、唯头衔等刻板陈规, 建立符合科学和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体系和机制。^[3]

2021年6月1日教育部签发的《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明文规定: “学生的考试成绩、名次等学业信息, 学校应当便利学生本人和家长知晓, 但不得公开, 不得宣传升学情况”。^[4]

2021年7月发布的“双减”政策倡导实行考试成绩等级制。该政策提出学校应该降低考试压力, 改进考试方法, 不得有考试排名等行为。考试成绩应以等级制的形式呈现, 坚决克服唯分数的倾向。

2021年度新发布的《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明确反对唯分数、唯升学倾向教学。^[5]新《义务教育语文课

程标准》也指出“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不再适用，我们要专注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致力于培养学生正确的未来发展价值观、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引导学生成长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注重德智体美劳的均衡发展。^[6]

1.2.1.2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研究综述

1.2.1.2.1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实施原因研究综述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实施原因是多元的，我们可以从微观（教育测量）、中观（教育管理）、宏观（社会文化）视角来对其进行综合总结。^[7] 首先，在教育测量层面上，使用具体分数来评估学业表现满足知识传授的需求，我们很难找到一个更为完美的教育评价方式来取代它。^[8] 其次，在教育管理层面上，原因其一是“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简单易操作，是考试招生制度的路径依赖。^[9, 10] 原因其二是具体考试分数客观可比，短时间内体现绝对公正，是经济管理方式的简单移植。^[11] 原因其三是我国“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的规模化、系统化以及标准化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对于高效率培养和选拔人才的需求。^[10] 最后，从社会文化层面上看“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实施年限长，可追溯至古代的科举制度，经过几千年的演变其评价模式已经基本成型，应试教育旧观念依旧根深蒂固，一时很难完全改变。^[12] 原因其二是以“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为宣传包装的“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较为符合中国人对于公平的追求。^[13] 原因其三是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传入中国，具有客观性的显性化、可量化、可比较和易操作的“五唯”教育评价倾向受到追捧。^[14]

综上，“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存在的原因可以大致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社会资源竞争对于人才选拔的需要；第二，符合中国人对于公平的追求；第三，应试教育旧观念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第四，具有操作简单和评价效率高的优势。

1.2.1.2.2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实施情况的研究综述

首先，“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是过分关注竞争的结果，它使得教育活动因偏离原目的而失去意义。葛盈君，韦永琼指出在当前教育评价体系中，“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因为过分依赖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学术成就的主要标准，导致了教育成果的同质化，忽视了教育的根本宗旨和深层价值。^[8] 张丰指出“唯分数”评价活动

中的恶性竞争导致社会上出现了培养考试机器的“高考工厂”、只看眼前利益的“教育经济化”以及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经济方式教育管理等现象。^[9]

其次，“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导致教育资源分配不均，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林丹指出如果教师只通过成绩排名对学生进行“定位”，学生平等获得资源的机会就受到影响。^[13] 刘芬、吴鑫德指出应试教育和“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的教育竞争严重地影响了学生的心理健康，在学习动机这一方面起反作用。^[13]

综上，“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暴露了许多问题，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忽视教育真正目的且异化教育本质，不利于教育工作可持续发展和教育质量的回归；第二，威胁到学生公平享有教育资源的权利；第三，不利于培养学生内部学习动机；第四，不利于学生的身心的健康发展。

1.2.1.3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研究综述

1.2.1.3.1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实施原因的研究综述

首先，“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符合新时代的教育评价需求。顾云虎指出“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使得考试分数和成绩排名在学生价值判断时有着绝对的权威，教育目标和内容由丰富性走向片面化、教条化和公式化，教学过程和方法也由开放走向封闭。^[14] 目前急需更为科学的教育评价方式出现来改善不断恶化的教育生态，“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应运而生。

其次，“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是义务教育高质量回归的内在变革依据的重要组成部分。贺小青指出采用“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可以保护学生学习积极性和人格尊严。杨茂庆，陈一铭指出“双减”政策与高质量教育的发展要求之间存在着政策的耦合性与历史的必然性，它是保证教育质量健康发展的关键环节，也是当前教育改革和教育质量回归的支点。^[14]

此外，“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符合新时代社会发展对于人才培养和选拔的要求。赵红伟等人强调创新教育考试评价制度，要革新教育评价的理念，注重教育评价内容的全面性，实现教育评价方式的多样性，实施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15] 李彦甫认为我国产业的快速转型升级催生了新的人才需求，而人才培养目标改革应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为导向。^[16]

综上所述，“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存在必要性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第一，不断恶化的教育生态急

需改善；第二，社会转型对于人才培养和筛选提出新需求；第三，保障教育教育质量；第四，保护学生隐私权和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发展的需求。

1.2.1.3.2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实施情况的研究综述

一方面，“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评价措施基本落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郝春东，陈会昌经过实地调研后发现一些学校在进行教育评价时采用个人发成绩条的形式，另一些学校采用特殊编码的形式，还有一些学校会只公布最高分数以及各分数段的人数。^[17]学生考试成绩排名问题已经成为教育中一个敏感且不容忽视的问题，被视为一种隐私保护的“红线”，因此大部分学校在处理这一问题时都显得格外小心。

另一方面，“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在实践的过程中仍然暴露出许多实际应用问题。葛盈君、韦永琼指出以高考为中心的“唯分数”评价渗透于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方方面面，很难在短时间内发生改变。^[8]崔恒清指出目前对考试分数的处理又出现了过于极端化的现状，比如有些地区的小学中低年级已经开始探索完全不考试，以闯关游戏类型的简单测验或者描述性、个性化的个人评语取而代之，其结果是部分学校的教学质量没有提升反而下滑。^[18]

综上，通过文献资料的分析我们发现“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投入实践在改善教育生态环境、保护学生的隐私权和人格、减轻学生学习压力、缓解教育内卷现状等方面起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出现了难逃传统教育观念桎梏、处理分数处理极端化、表面功夫大于实际效用等应用问题。

1.2.2 国外教育评价方式研究综述

国外教育评价方式的研究理论较为完备，形成了具有一定历史发展规律的教育评价体系，其演变过程主要可以划分为四个时代，即测量时代、描述时代、判断时代和建构时代，各发展时代的理论落脚点在于对行为目标模式、决策导向的 CIPP 模式、需求导向的应答模式和共同建构模式等标志性教育评价模式加以历史的、理论的审视。

1.2.2.1 行为目标模式

教育评价思想的基础是教育测量运动，对教育测量探索运动做出巨大贡献的教育家之一是桑代克为教育测量的客观化、标准化奠定了理论基础，但因为有些事

物不具备客观化和标准化的表象，这使得学生的态度、兴趣和情感等难以标准化和客观化的发展领域受到忽视。^[19]行为目标模式是在对教育测量运动的批判之上产生的，由拉夫尔·泰勒教授首次明确提出并对进行了系统的描述和应用，从而形成了著名的行为目标模式。

^[20]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泰勒的学生布卢姆及其同事总结出了教育目标分类理论，完善了目标评价模式，把教育目标分为认知、情感和动作技能三个领域进行具体的研究。^[21]

1.2.2.2 决策导向 CIPP 的模式和需求导向的应答模式

1966 年斯塔弗尔比姆首次提出了决策导向的 CIPP 模式，它的教育评价结构由背景评价、输入评价、过程评价和成果评价组成，它在教育评价方式实践运用过程中表现出较强的灵活性，运用者可以在进行教育评价的过程中通过听取评价相关个体的需要，灵活地采用一种或几种教育评价措施，该评价模式对目标合理性进行审查的过程弥补了泰勒行为目标评价模式目标合理性存疑的不足，输入评价和过程评价的提出弥补了泰勒行为目标分类评价模式忽视条件和非预期结果的不足。^[19]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斯塔克首次提出了应答评价模式，它上承行为目标模式、决策导向评价模式（CIPP 模式），下启共同建构评价模式，强调兼顾各方面人员目标和感受，应关注教育活动有关人员之间的互动和接触。^[22]

1.2.2.3 共同建构模式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批判传统教育评价理论的基础之上，国外教育评价学界明确提出鉴赏批评模式，共同建构模式和质量保障模式等教育评价理论，其中共同建构模式最具代表性。施翰、丁锐指出哲学上的建构主义认为，评价的本质是人与对象交互的产物，即评价就是对被评对象赋予价值。所以无论什么样的评价理论和评价方法，都是顺应“人的心理建构”。^[23]古贝和林肯基于此提出的第四代评价理论，重新强调了价值多元性，主张评价过程要将教育相关的所有有价值的主体考虑进来，通过沟通、协商而达成共同建构，从而满足多元价值诉求。

综上所述，国外教育评价方式始终随时代要求演变，其演进过程不断凸显出从“分数导向”转向“育人为本”的价值取向，在创新与继承中不断发展。各时期评价模式均呈现评价对象多元化、内容丰富化及方式灵活化的

趋势，并体现出各自的理论特色与优势，同时也存在仍需完善的不足之处。

1.2.3 对当下研究的述评

首先，国外教育评价改革呈现出系统性与创新性，其演变兼具继承与批判，能够去芜存菁。相比之下，我国教育评价改革进程相对缓慢，理论研究尚不系统，亟待对“成绩马赛克”等新型评价方式加强理论构建与策略创新。

其次，国外各时期的教育评价模式均存在优缺点，发展呈曲折前进。我国在构建本土特色教育评价体系时，应借鉴其经验，充分利用现有理论资源，吸收国外优势，避免重蹈覆辙，明确未来发展方向，从而优化“成绩马赛克”等评价方式的实践策略。

1.3 研究重要性

1.3.1 理论重要性

首先，本研究系统梳理“成绩马赛克”在小学阶段的实施现状与理论缺口，有助于更全面把握我国教育评价改革对多元化、科学化体系构建的要求，推动该评价方式与国情更好适配。

其次，通过系统收集与分析实践数据，构建完整的评价机制分析体系，可弥补当前“成绩马赛克”理论框架与实证研究的不足，为教育评价理论的深化和未来改革趋势预测提供学术支撑。

1.3.2 实践重要性

首先，本研究为改革“唯分数”评价方式、促进学生可持续发展提供依据，助力建立更符合现代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培养与选拔机制。

其次，通过评估“成绩马赛克”评价标准的合理性与有效性，为其内容优化与实践改进提供实证参考，从而提升该模式的实际效用与可操作性。

此外，本研究有助于推动“成绩马赛克”满足多元主体价值诉求：保护学生隐私、减轻压力并激发内在动机；引导家长关注全面发展，缓解焦虑与攀比；推动教师更新教育理念与教学能力；助力社会缓解竞争压力，培养符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2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研究基础

2.1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概念界定

2.1.1 教育评价

教育评价具有综合性，它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标，通过对教育情况相关资料的系统收集，对所实施的教育活动的效果及其活动本身进行准确的价值判断的教学过程。

2.1.2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

“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是指对受教育者的学习和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时把考试具体分数和成绩排名作为评判学生学习和教师教学成果是否符合要求的唯一标准。

2.1.3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

“马赛克”原指在图像（视频）处理领域广为流传的一种处理手段，此手段在对图片（视频）进行处理时将影像特定区域的色阶细节劣化并造成色块打乱的效果，因为这种模糊看上去有一个个小格子组成，便形象地称这种画面为马赛克，其目的通常是使之无法辨认。

[24]

“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借鉴图像处理中“打乱与模糊以隐藏对象”的逻辑，通过对学生成绩和排名进行乱序与模糊化处理，弱化分数与排名的可比性。

2.2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理论依据

2.2.1 “人的全面发展”经典理论

“人的全面发展”经典理论中“全面发展”的对象最主要指的是人的劳动能力。从狭义的角度来说，“全面发展”的内容指的是人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统一的发展。从广义上来说，“全面发展”的内容包括人的才能、志趣和道德品质等多方面发展，其中科学素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要求。“人的全面发展”经典理论所强调的人本身的发展和发展的全面性，是“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理想价值追求。^[25]

2.2.2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

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首次提出了著名的金字塔结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类需求划分为五个级别，从基本的生理需求到安全需求，再到爱与归属感、尊重以及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求。马斯洛在1970年扩展了这一模型，增加了认知和审美需求^[26]以及后来的超越需求。^[27]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与“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在“以人为本”的核心方式概念方面存在共鸣，学生成长和发展需求得到满足是整个教育和评价过程的核心要点，关注到学生对于爱与归属感、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

3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应用问题分析

3.1 学习者层面

3.1.1 教育评价担任角色被动，自主安排学习行为受限

传统小学教育评价方式的操作过程中学生一直是被动评价的角色，教育评价的内容局限于反映学习成绩，自主安排学习行为的行为可能性受到自身能力和教学环境的限制。小学生很少有机会能通过教育评价体制对教师和家长的教育活动行为进行评价反馈，就算能够进行评价反馈，其效果也不理想，不符合“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对于学习者的角色期待。

3.1.2 教育评价认知不足，自我评价能力较低

在传统“唯分数”教育评价方式背景下，小学生普遍缺乏对教育评价的基本认知及自我评价能力的系统训练，同时也缺乏将“成绩马赛克”评价理念融入日常学习的能力与意识。研究发现，尽管学生群体对“唯分数”与“成绩马赛克”两种评价方式的影响大多能保持辩证看待的态度，但小学生往往难以主动反思其背后所依据的评价标准本身是否合理

3.1.3 传统观念深入人心，教育评价参与度较低

在传统教育观念中，尊师重道被视为重要行为准则。许多学生在这样的教育环境下成长，对教师往往怀有敬畏心理，甚至出现畏惧教师的极端情况，导致他们缺乏对教师教学活动开展有效评价反馈的机会和勇气。

在家庭环境中，家长与孩子的地位常处于不对等状态。家长通常主导家庭教育，孩子则多以听从安排为主。即便孩子对家长的教育方式提出建议，也往往难以被采纳。

3.2 教育者层面

3.2.1 操作灵活度难以把握，评价结果趋于反向极端化

小学教师普遍希望通过学校组织的培训，以更好地理解与运用“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这也反映出多数教师已意识到，该评价方式目前存在标准构建尚不完善、实际操作中灵活度难以把控等问题。

“成绩马赛克”所面临的信任危机与发展困境，与“应答评价”“共同建构评价”等模式在实践中的挑战非常相似。若不能合理控制其灵活度，评价结果容易陷入“无结果论”的极端。此外，较强的灵活度也意味着评价过程与标准具有较高的主观性，易使评价者受到个

人主观意识的影响，从而削弱评价结果的客观性。

3.2.2 教学能力评价标准模糊，教师出现职业懈怠问题

在当前教育评价转型过程中，部分教师因缺乏明确的教学任务指标，可能产生教学懈怠心理。传统教育评价体系主要依赖量化手段，以学生考试成绩和排名作为衡量教师教学水平核心依据。而“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通过对学生成绩进行模糊化处理，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原有的教师评价标准，导致评价依据趋于模糊。在此背景下，少数教师利用该评价方式尚不完善、标准尚未明晰的漏洞，消极应对教学任务，出现了职业懈怠现象。

3.2.3 背景预设过于理想化，衔接问题矛盾凸显

“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秉持“育人为本”的理念，其构建初衷基于学生成绩完全模糊化且绝不外泄的理想教育环境。然而，现实教育实践仍深受传统“唯分数论”观念影响，难以实现这一绝对理想状态。将“成绩马赛克”推广至非义务教育阶段面临较大困难。只要高考仍作为核心选拔机制存在，“一考定终身”的教育竞争格局就难以打破，社会整体也难以彻底摆脱分数导向的思维定式，导致教育决策者在不同学段难以持续贯彻同一评价方式。

3.2.4 认知更新不及时，转变存在滞后性

许多教师表示，曾发现身边存在因考试成绩和排名而遭受不公平对待的现象。然而，仍有约半数教师支持公开分数与排名的评价方式，并承认其所在学校仍会自愿或按要求公布此类信息。这部分教师尚未充分意识到此类做法对学生成长与学习可能产生的消极影响。由于“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在实践中尚未全面落实，教师对教育评价的认知水平仍有待更新。

3.3 社会层面

3.3.1 社会资源有限，教育评价改革受阻

许多家长表示曾为孩子安排课外学科补习，其主要原因包括日常查漏补缺、跟风心理、超前学习需求及自主提升意愿。然而，这类补习往往并非真正出于学生、家长或教师的主动意愿，也不是为了促进孩子的全面发展，而是源于对考试成绩和排名的焦虑——家长既不愿孩子在教育竞争中落后，也期望其借此获取更优质的社会资源。

教育评价方式与社会资源分配密切相关。在社会资源有限且分配仍不均衡的现实背景下，“成绩马赛克”

评价方式难以全面落地并发挥预期效果。只要资源有限性与分配不公平问题未能改善，教育竞争便难以缓解，这也导致该评价方式的实践环境，尤其在经济欠发达地区，面临更多挑战。

3.3.2 实际应用难逃内卷化怪圈，落实情况流于表面

许多学校在推行“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时，仅止步于不公开分数与排名，却未明确说明家长对成绩的知情权，也未能充分阐释该评价方式的目的与意义。这导致部分家长误以为其等同于取消教育反馈，因而难以积极配合，造成家校之间在评价认知上的脱节。家庭教育对子女人格发展与身心成长具有关键影响。若家长缺乏对该评价方式的充分理解与操作指导，其配合意愿可能降低，从而削弱“成绩马赛克”的实际效果。

此外，多数家长仍依赖分数和排名等量化指标来判别教育质量。由于“成绩马赛克”当前评价标准尚不完善，部分实施细节缺乏科学依据，一些家长对其可靠性存疑，并转而通过其他渠道获取成绩信息。这一现象可能使该评价方式陷入“名存实亡”的困境。

4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改善策略探析

4.1 学习者层面

4.1.1 发挥“成绩马赛克”灵活性，改变单向教育评价方式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在规避主观任意性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教师对学生的评价不应是自上而下的单向行为，而本质上应是一种协商互动的过程。为体现这一本质，可合理利用该方式的灵活性，调动多元教育主体参与评价的积极性，通过融合师生对话、家校沟通等环节，将原本以教师单向评价为主的流程，转变为包括教师评价、学生自评、家长他评、师生与家长共同阅读反馈、多方讨论并形成综合评价结果的多端互动流程。

4.1.2 改变学生被动现状，提高学生教育评价水平

我们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教育评价，并帮助他们理解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每个人的成长与发展，而非单纯进行筛选。学生应学会以多维视角看待自己的学习成果，不将成绩视为唯一的价值标准，而是勇于发现和发挥自己的兴趣与特长，克服“专业羞耻”，合理规划学习，最大限度地实现个人潜能，这有助于培养学生的

自主学习、沟通与批判性思维能力。

这需要教育者与社会力量的协同努力，让学生通过评价感受到进步的空间与可能性，从多角度获取反馈，更全面地认识自身的优势与不足。

4.1.3 建构学生参与教育评价的制度，完善我国现有评教制度

首先，学生参与教育评价对提升教学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构建学生参与的评教机制已成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应首先确立学生的主体地位，设计涵盖认知与非认知维度的多元评价内容，并提供评价技能培训，提升其评价能力。

其次，评教制度应保持动态发展，借鉴国内外经验，采用学生评价、同行评议、专家评估及教师自评等多元方法，确保评价全面客观。同时需加强评教人员培训，建立监督机制，保障过程公正与结果保密。

与此同时，评教结果应及时向教师反馈，帮助其识别优势与不足，并建立激励与帮扶机制，增强实效性。完善评教体系应从明确目标、多元评价、强化培训、保障公正等方面系统推进，以不断提升教育质量，推动教育评价科学化、人性化发展。

4.2 教育者层面

4.2.1 注重评价维度的全面性，实现评价方式的多样性

“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若要落实“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价值取向，就必须注重评价维度的全面性。这种全面性并非要求覆盖学生发展的每一个细节，而是应在各发展侧面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指标进行评价。因此，在实施评价之前，需首先构建科学的评价内容框架，明确关键考察点，以提高评价的效率、精准度与维度覆盖，避免出现“无结论”或“低效能”的评价结果。

评价维度的拓宽也意味着在实施“成绩马赛克”评价过程中，可能会遇到传统“唯分数”评价中未曾出现的新情况。应根据学生不同的发展需求，选择相适应的评价方式，从而实现“成绩马赛克”评价的多样化与针对性。

4.2.2 促进家校紧密互动，利用社会舆论推动评价变革

家庭教育是育人的起点，也是学校教育的基础与补充。虽然学校是“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实施的主要阵地，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容忽视。教育的有效开展依赖于家校协同合作。因此，为最大化发挥“成绩马赛克”

的评价效用，必须加强家校之间的教育联动。学校应就这一评价方式为家庭提供有效指导，确保家庭教育在评价转型过程中不掉队，与学校教育形成良好配合，共同提升“成绩马赛克”在改善教育生态方面的效果，充分发挥家庭教育在学生身心发展与价值观塑造中的奠基作用。

同时，可借助社会舆论的教育功能，普及“成绩马赛克”的相关知识，增强公众对其可行性与必要性的认同。我们应做好长期推进的准备，通过持续的社会舆论引导，使“育人为本”的理念和“关注成长过程”的教育追求深入人心，逐步扭转以往“唯分数”论的畸形教育价值观。

4.2.3 总结教育实践经验，提升教育评价改革认知

教师应转变评价观念，从过度关注分数转向全面关注学生的综合素质与能力发展。这要求教师深入理解多元评价、表现性评价和过程性评价等现代评价理念与方法，保持持续学习的态度，主动适应教育理念与教学方式的更新。

作为“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的直接实施者，教师在日常教学中积累了包括课堂管理、因材施教、评价实施及家校沟通等多方面的实践经验。通过系统反思和总结这些经验，教师能够更深刻地把握评价改革的内在要求，并在教学实践中不断探索新的评价路径，例如将课堂表现、作业质量和合作能力等多元表现纳入评价体系，或通过持续观察记录更全面真实地反映学生发展状态。

将实践反思与评价改革相结合，不仅有助于促进学生全面成长，也能推动构建更加健康、积极的教育生态。此外，“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本身的完善，也需要教师在实践中系统发现问题、总结经验，并借助教研成果为其持续改进提供实证依据与方向指引，从而推动整个教育体系的进步与优化。

4.3 社会层面

4.3.1 坚持“育人为本”，继续落实“双减”政策

个人成长与自我完善是人类生活与历史发展的根本目标，也是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追求的终极价值。教育的“人的回归”是实现这一评价改革的基本前提。现实教育环境虽远非理想，却正凸显出“成绩马赛克”改革的必要性与紧迫性。面对该方式在实践中暴露的衔接不畅、生态不完善等问题，我们应在坚持理想导向的同时，适当调整原定方案，增强其与现实教育的契

合度，推动该体系从理论走向实践。

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始终坚守“育人为本”的立场，不因现实阻力动摇初心。“双减”政策作为“成绩马赛克”的制度保障，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尽管在落实中仍面临应试机制未根本转变、竞争压力存在等挑战，但“双减”在抑制过度竞争、促进教育公平与质量提升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应认识到教育政策见效是一项长期工程。在推行“成绩马赛克”时，需与“双减”政策同步推进，保持耐心与信心，共同促进教育生态的良性发展。

4.3.2 立足中国本土国情，合理利用“成绩马赛克”

就当前中国教育发展形势而言，在学校教育评价体系中完全取消考试成绩和排名的可能性较低。“成绩马赛克”评价模式的初衷并非否定分数与排名本身，而是旨在改变将其作为唯一评价依据的现状，并未全盘否定其价值。我们可根据实际教育情境，合理运用“成绩马赛克”这一分数处理手段。

当前教育中出现恶性循环的问题根源并不在于考试分数和排名这一元素本身，而在于对其误用和滥用。不合理的分数使用标准极易导致教育功能异化。因此，探讨如何更合理、有效地利用分数与排名，比一味争论是否废除“唯分数”评价方式更具现实意义。

由此可见，教育评价制度的构建与完善固然重要，但其实际执行与运作效果更为关键。合理利用“成绩马赛克”这一成绩处理方式，扬长避短地发挥分数与排名的评价效用，能够为“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的改革与实施起到锦上添花的作用。

4.3.3 借鉴外国教育经验，完善“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

我们在研究国外教育评价理论时可以发现，其发展过程体现出鲜明的创新性与继承性，每一阶段的经典评价方式皆有其可取之处与可规避的缺陷，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我们可将国外教育评价理论与演变的研究成果，用于完善我国新兴的“成绩马赛克”教育评价方式。有必要将教育评价学从教育管理学科中独立出来，并设立专门组织持续推进其理论体系建设，加强对教育评价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视。

从特征上看，我国“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与西方的“应答评价”和“共同建构评价”存在诸多相似之处，也面临类似的实践困境。因此，可针对后两者的内

部革新与演变过程展开深入研究,吸取其失败教训、借鉴其成功经验,并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国情,科学、高效地推进“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的改进与策略分析。

4.3.4 明确教育评价标准细则,辅助评价方式逐步完善

小学阶段的教育评价旨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良好学习习惯与基本能力,为其终身学习奠定基础。评价目标应涵盖基础知识掌握、基本技能形成,以及学习态度、情感发展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多个维度。“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在关注学生和教师的全面发展方面体现了其先进性,但由于评价对象更广、维度更多,所需评价标准也需相应扩展。

目前,“成绩马赛克”评价方式因实践时间较短、完善措施不足,其评价标准仍存在内容模糊、界定不清的问题。为保障评价质量并推动该方式的持续完善,需通过多方协作与经验整合,从制度建设、人员培训和技术支持等方面制定明确的评价规范与流程,以确保评价的公正性与准确性。同时,应加强对评价人员的系统培训与管理,不断提升其专业素养和评价能力。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N]. 人民日报,2018-09-11(01).

[2] 顾启洲. 教师评优评先可否这样进行[J]. 教书育人,2020(26):16-17.

[3] 宋伟. 论新时代高校基层教学组织改革[J]. 中国高等教育,2020(19):41-42.

[4] 许朝军. 不要误读“不公布成绩”[N]. 中国教师报,2021-06-09(003).

[5] 教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编办,etal.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的通知[EB/OL]. (2021-03-01)[2025-09-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1/202103/t20210317_520238.html.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M].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2.

[7] 董思成,沈彦彬. 经济分析视角下“唯分数”的逻辑成因与治理思路[J]. 教育与考试,2022(6):54-59.

[8] 葛盈君,韦永琼. “唯分数”评价背后的欲望机制——基于摹仿欲望论的视角[J]. 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2021,34(1):88-93.

[9] 张丰. 构建以教育生态为核心的区域教育发展评价——破解“唯分数”“唯升学”问题的建议[J]. 教育发展研究,2019,39(12):6-12.

[10] 鞠光宇,马陆亭. 根治“五唯”顽瘴痼疾完善考试招生制度[J]. 中国考试,2019(1):15-18.

[11] 李木洲,曾思鑫. 高考“唯分数”的形成机理与破解之道[J]. 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22(4):6-13.

[12] 林丹. “成绩排名”的社会意蕴与意外后果[J]. 潍坊工程职业学院学报,2019,32(6):61-65.

[13] 刘芬,吴鑫德. 成绩排名对中学生心理影响的调查与研究[J]. 教学与管理,2007(28):37-39.

[14] 顾云虎. 成绩排名的学校制度知识依据及其批判[J]. 全球教育展望,2008(5):3-9.

[15] 赵红伟,陆晓庆,郑珏. 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教育考试评价[J]. 基础医学教育,2014,16(3):245-247.

[16] 李彦甫. 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下的教育评价模式改革探讨[J]. 科教导刊,2022(28):1-4.

[17] 郝春东,陈会昌. 中学生对学校公布学习成绩和排名次的看法研究[J]. 教育探索,2005(12):37-39.

[18] 崔恒清. 小学生减负:唯分数论的阻碍比我们想象的更顽固[J]. 人民教育,2021(19):6-7.

[19] 蔡晓良. 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评价的本质[J]. 思想理论教育,2008(11):50-57.

[20] 陈玉琨. 教育评价学[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21] 纪淑军. 布卢姆:美国教学改革大师[J]. 教育与职业,2013(22):110-111.

[22] 李亦菲. 三种教育评价模式及其应用[J]. 基础教育课程,2005(3):47-48.

[23] 施翰,丁锐. 第四代评价视角下继续教育质量评价的反思与建构[J]. 继续教育研究,2021(5):9-14.

[24] 宁辛. 马赛克:保护性遮蔽抑或媒介欲望膨胀[J]. 今传媒,2012,20(7):52-53.

[25] 袁海军. 人的全面发展的反思与创新[J]. 当代教育论坛,2003(7):54-56.

[26] Maslow A H. Motivation and personality[M].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0.

[27] Maslow A H. Religions, values, and peak

experiences[M]. New York: Penguin, 1970.

作者简介：陶沁园（2001—），女，汉族，江苏南京人，

硕士研究生学历，研究生在读，就读于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